

朝花夕拾

麦笛悠悠吹

疏泽民

麦子拔节抽穗之际,也是麦笛吹响之时。五月的田野里,南风掀起阵阵绿色麦浪,如波涛起伏,跳跃起舞。麦海深处,隐隐传来阵阵麦笛声,犹如优美的田园牧歌,给乡村田园增添勃勃生机。

吹响麦笛的,都是些娃娃。扯一根麦穗,掐去穗头和根部,留下如鹅毛管般中空的一截,在麦管靠近实心结的一端,用指甲轻轻划出一道口子,一只麦笛就做好了。将空心麦管含在嘴里,憋一口气,轻轻地吹着,悠扬的笛声便从划口处溢出来;划口的部位不同,划口的长度不同,吹出来的音调音色也不一样,有的尖细如莺啼,有的低沉如牛哞,有的响亮如布谷高歌,别有一番情趣。

制作麦笛,宜在立夏后小满前。早了,麦管太嫩,轻轻一捏,非断即瘪;过了小满,麦秆渐硬渐黄,指甲划不开,即使用小刀划开,麦管失去弹性,吹不成调子。制作麦笛,一般选择雀麦,雀麦不能吃,犹如稗子,散落在麦地里,个头又高,鹤立鸡群的样子,易于识别。小麦和大麦是掐不得的,每掐一管麦笛,就浪费一穗麦子,于心不忍。

庄子里麦多,娃娃多,麦笛也多,此起彼伏,混淆视听,鸟儿误把麦笛当鸟语,忙着应和。此时的大自然是热闹的,草丛里野鸡咕咕咕,枝头上喜鹊喳喳喳,屋顶上黄鹂啾啾啾,一时间麦笛和鸣,百鸟千啁,奏出了山村田园交响曲。

现在,麦子还在种,但是吹笛人早已长大,结婚生子,由四十不感到五十知天命,再也不吹麦笛了。悠悠麦笛,已成为渐行渐远的乡音童谣。

茁壮成长
潘泉 摄



雪泥鸿爪

女儿的“六一”奖状

彭庆东

女儿四岁那年,在幼儿园里过了第一个六一儿童节。前一天晚上回来,她高兴地告诉我们,要在舞台上表演节目,叫爸爸妈妈都去为她助力。她妈妈说上班路远去不了,让爸爸陪着去。惹得女儿一脸的不高兴。

早晨起来她就哭了,非要爸妈一块儿去。我左哄右哄,她总算没哭花妆。后来,她妈妈请假赶来,还是错过了女儿的节目,好在陪她参加了亲子活动,虽然有遗憾,但女儿的笑脸乐开了花,比往常活泼开心了许多。

转眼之间,女儿上一年级,还是“六一”的前一个晚上,她高兴得不睡觉,一个劲儿地问我为什么要过儿童节?为什么要戴红领巾?我语重心长地给她讲了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来历和红领巾的象征意义,女儿听得津津有味,若有所思地说她以后一定要爱护红领巾。女儿被评为三好学生,她考我“三好”是哪三好?我笑着催她早点睡觉,不然明天上台领奖没精神。

第二天,我送女儿去学校,一路上她蹦蹦跳跳,快活得像一只百灵鸟。女儿上台领奖,此前我给她讲过要用双手接奖状,要向老师敬礼,她都一一做到了。在领奖台上合影时,女儿的小脸蛋上有紧张有喜悦还有自豪。

回家后,我准备把奖状贴在墙上。儿时我得的奖状,父母都给贴到墙上了,居然贴满了一堵墙。但女儿却要放入我家的荣誉证书盒子里,等她长大后,要用奖状装满它。

下午学校放假半天,我征求女儿的意见,她的节日她做主,想玩什么就玩什么,平时禁吃的零食也可以随心吃。女儿的要求是带她去一趟动物园,然后买几本她喜欢的书。

我给她提了一个附加条件,就是去照相馆照一张相留作纪念。女儿好奇地问:“家里有照相机,干嘛要去照相馆?”我说:“我们选一家照相馆,以后你小学六年得每一个‘六一’纪念照都去那儿照,给你做‘六一’纪念影集。”女儿兴奋起来:“还有奖状,我要争取年年都当‘三好’学生。”

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,眨眼之间,女儿的六年儿童节倏忽而过,而那些留在相册里的美好记忆清晰如昨,那渐渐鼓起来的荣誉证书盒见证了女儿一路的努力,那里面又放进了女儿孩子的奖状,可谓是“三代同堂”。

孩子的羽毛球教练,履历不凡,跟多位羽毛球世界冠军同场训练过。

上周末,我送孩子去训练,馆内气温很高,几轮下来,我看到教练把孩子们叫到一起“训话”。他说,“我们这个队,有6名学员,我不允许任何一人在训练时偷懒、走神,特别是那些入队早、打得好的队员。”

为什么呢?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人,“只要有一人有偷懒、走神的举动,其他5人看到后,心理上就会产生变化:我要不要也偷懒?一个不认真训练的人,会破坏团队整体积极向上、刻苦训练的气场。”

接着,教练又说,他不大爱表扬人,“表扬很重要,但绝不是最重要的,没有一个冠军是表扬出来

心灵小品

捷径

徐徐

。”他说,成绩不表扬,跑不掉。但懒散、走神,如果不批评,就难有进步和提升。教练话锋一转,又道:“我不指望你们能取得多么骄人的成绩,我只想让你们养成凡事都要认真投入去做的习惯。”

作为家长,我很赞同这位教练的看法。同龄人,在智力上的差异其实很小,靠什么拉开差距?就是在做事时保持认真和专注。自律、专注地做好当下自己的事,便是人生道路上的捷径,这跟“内卷”和“抢跑”,完全是两回事。

喜乐平凡

周牧辰

平凡人如何保持喜乐,是门学问。

爷爷是个普通的乡下农人,在我的记忆中,他总是乐呵呵的。奶奶有时批评他:“没人强,有啥可乐的?傻乐!”爷爷说:“我能乐呵呵的,这点就比别人强。”他又说,“别人强,任他强去。”

奶奶眼中的比别人强,其实就是比别人成功。但要想比别人成功,可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。成功理应喜乐,那么平凡就不该了吗?我觉得也要喜乐,就像爷爷那般。爷爷定不是像奶奶所说的那样傻乐,他一定是在心里找到了足以让自己喜乐的事,哪怕那些事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值得一乐。



一丝不苟
张连瑞 绘

连载

她的母亲,是父亲的一个妾,就是小老婆,没几年父亲又娶了第二房妾,很是宠爱,她母亲备受冷落。母亲备受冷落,她倒是深得父亲欢喜。不幸的是,在她二十五岁的时候,父亲就去世了,且是死于非命,可说是身世凄凉吧。

在她二十六岁的时候,患了肺病,休养好了。到她三十四岁的时候,由长沙去昆明的路上,旧病复发,越来越严重,直到五十一岁去世,后半生多半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。去世的前几年,体重只有五十多斤,形销骨立,只剩下一把骨头了。真可说是半生磨难,与鬼为邻。

这都不算什么,少年时的苦楚,晚年的病痛,谁也会有。有种说法,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,现在的大学毕业生,最想要的,就是找到一份好工

作,或是毕业后有正式工作,这可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最为正常的心理。一个知识分子,没有工作,不一定就是衣食无着,而是一种人生的遗憾,有时甚至可说是一种人生的耻辱。如果说这个道理成立的话,我们应当对林徽因先生,表一番同情。

我算了一下,她一生真正意义上的工作,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名分的工作,挣工资的工作,时间不过三年。就是刚回国,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三个多学期,1928年秋天到1930年冬天学期没结束的时候,不到两年的时间。再就是1935年,应北平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之聘,教过一学期的“英国文学”课。再加上抗战时期在昆明,曾在云南大学教英语补习课,不会超过两个月,合在一起,顶多也就是三年的样子。



5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好多人都知道,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起去河北、山西、河南、江南考察古建筑,那她的身份是什么?是梁思成的夫人,梁思成的助手。

1930年冬天,林徽因得了病,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,第

二年春天在协和医院查出肺结核之后,就再也没有去沈阳,住在北平养病。梁思成呢,太太回到北平,加上九一八事变前,东北的局势一直不稳定,第二年春夏间,也辞职回到关内。正好前一年,有个社会贤达叫朱启钤(桂莘)的,在北平成立了个中国营造学社。这个人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,代国务总理,喜好研究古建筑,退出政界后兴办实业,很有钱。梁思成就参加了这个学社,当研究员。有的传记上说,林徽因也在营造学社任职,我想不会的,因为这个机构是个纯民间机构,是朱启钤一个人独力支撑的,不会聘一个病人当研究员。就是朱启钤不说什么,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品格,也不会想到在这么一个民间机构里支一份年薪。

抗战期间,朱启钤已经破

产,负担不起营造学社的开支了,梁思成还要支撑这个摊子,就当学社的社长。过去好长时间,都是朱启钤挂名的。这样,筹措资金的责任,就落到梁思成的肩上了。这个机构,是个民间机构,顶多可说是个准官方的机构,也就是说,教育部会补贴些钱,或是给个项目,但绝没有常年的经费。整个学社,不过五六个人,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,梁思成绝不会再给林徽因一个职位。再说这些年,林徽因一直卧病在床,绝不可能胜任正常的工作。

有人会说,抗战胜利后,梁思成去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,新中国成立后,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,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,能没有名分吗?能不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吗?

随笔